

小說組 | 優選獎

林新惠

〈小物〉



## 個人簡歷 |

---

一九九〇年生，現就讀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班。曾任《聯合文學》雜誌編輯。碩士論文《拼裝主體：臺灣當代小說的賽伯格閱讀》獲二〇一七年臺文館年度傑出碩士論文獎。

短篇小說〈虛掩〉獲第十二屆林榮三文學獎二獎。文學作品、評論散見媒體，研究主攻科技人文與生態人文。

## 得獎感言 |

---

語言是我們的身體，語言是我們的城。我們使用語言彷彿操縱小物，然而卻是小物建構了我們，使我們得以存在。是語言在使用我們。因而，語言與身體與所有我們居存的處境，是我們存在的根基，也是我們的侷限，我們的桎梏。我們擺脫不了身體一如擺脫不了語言。語言使人存在，也使人受傷。抽象的語言落在具象的身體上，我們行於語言當中，被語言浸濕。有人因而傷寒有人並不。有人因而壞毀，如同一座城被洪水傾倒；有人，不覺冷暖。

這座城，每一天都是從夕陽開始的。一隻巨手撕開天空，橘焰的光便燃燒進來。燙在萬古名城的石牆，燙在行於馬路的恐龍背，燙在恐龍面前，一名男子悠哉躺在游泳圈裡。城的造物並不合邏輯—或者說，那是城獨自的邏輯—游泳圈男子身旁唐突敞開一方尋常人家的廚房，房裡鍋物爐臺具足；廚房流理臺後方聳然立起一座金融大樓；和大樓等高的貓，前掌抵著樓頂。各式建築齊聚，人與非人共行，物與動物促身，城裡萬物比例參差，姿態各異。城不大，卻幾乎收納了世界。

也收納了時間。細風晃著陽光，在城裡流成具象的時間。所有居民靜靜佇著，恆久停留在同樣的狀態，彷彿在試探時間的盡頭。

彷彿這城是一座等待。等待每一日夕陽淹進城裡不久後，便從遠方追來的震動。那幅度總維持在讓房樓顫微，卻不致崩塌的程度，而城裡的居民，也都因而輕度顫抖，卻也不致翻倒。震動持續逼近，而後，終於，如同每一日此刻，巨大陰影遮住城的太陽。隨後是一雙腳，直直伸進城裡。一隻腳趾即是任一居民的兩倍大，半個腳掌即高過此城的最高樓，足以毀壞一切的巨物來臨，但沒有人尖叫，沒有人遁逃。城的居民，早已學會以靜止抵禦世界。肥厚的足，也一如尋常，並不摧毀這凝滯的城，而是近乎禮貌地，踮起腳尖，側過腳背，靈巧閃過城中那些或坐或躺或懸空的居民，輕盈穿越各色樓房。沒有一棟建物傾倒，沒有一位居民毀傷，一雙大腳踩著芭蕾舞似的步伐，在每一



日此刻，既危險又安全地行經城內。

巨物遠去後，夕陽才回復光照。一位居民坐在城中最高樓頂端，右手高舉，停留在揮手的姿態，朝著大腳遠去的方向。從他的視線，可以望見，那雙沒有傷害任何物事的腳，踩進一雙高跟鞋，而後更遠更遠地離開了此城。

回復光照的夕陽不消多時就要熄滅，才剛開始的城，也終將黯去。而一切仍舊無動於衷。是城遺棄時間，也像時間不在乎城。

夕陽溫灸她的腳背。她低頭盯著。久久地，久到時間磨利了視線，將淺膚色絲襪割出一隙。裂縫探出蒼白的皮膚。

裂縫會傳染—她忽地有些不穩，明白是鞋跟斷了。抬起右腳將整支鞋跟扯下時，左邊鞋跟也斷裂出聲。她又拆下一支鞋跟。至少如此不必一高一低跛行。

總是撐得不夠久的絲襪。總是撐不住她的高跟鞋。

而後燈號轉換。她走向背對太陽而喪失臉龐的人潮。走向馬路對面高樓。中空大理石方樓。透明電梯下降，載滿下班的人。她按上樓。抵達高樓層，她按上班指紋。

一整層沒有盡頭的蜂格便向她開啟。

蜂格大多熄滅，少數幾區還亮燈的，也不見人影。她穿越其間走道，盡量不去意會自己必須稍微側身。

總是她需要側身—曾經她在便利商店工作。第一天發名牌和制服。

「妳穿幾號？」

她還來不及回答，手裡就多了一件衣服。領子內側寫 XXXL。套上之後，她沒有問再大一號。胳膊還是有點繃。但不能再問了，她很明白。是她自己該在衣服的縫線裡側身，如同在倉庫貨架間橫著行走，如同在收銀臺要讓同事過去時，努力縮起自己。

如同她現在行經蜂格通道時，必須非常謹慎，才不會讓身體觸及他人的隔板，讓那些立在隔板上的小玩具墜落。她的隔板內一無所有。只有電腦和電話。電話不會響過，儘管她的職務是電器公司的 24 小時產品客服。後來她輾轉明白，那是因為保證書上的客服專線，一直沒有加上 24 小時的字樣。再後來她的工作變得很紛雜，白天上班的各部門，會把最末端最瑣碎的事情，黏一張便條紙，放她桌上。結案報告、報表統整、明細謄打，還有許多複製貼上的事。她將白日的殘餘一一勾除，一一放回其他蜂格，不貼便條紙。然後在天亮之前再按一次指紋，離開公司。白天上班的同事收到處理完畢的資料，如同消費者收到沒有 24 小時字樣的保證書，沒有人知道她的存在。

她覺得這樣很好。這樣夜復一夜，在整層無人的辦公室，望進暗處而不被回望。她已經被太多視線穿孔。

唯一不穿透她的視線，來自那些蜷居於蜂格內的微小人物。每次她將處理完的資料送到其他人的位子，總是流連地仔細觀看每一個小玩具。小小的人，小小的動物，又或者只是小小的桌子椅子。

為什麼只是將世間的一切縮小到手掌以內的尺寸，便這樣讓人安靜呢。她不自覺地伸出手指，摸弄那些小小的造物。

今晚她將最後一份資料送到樓層彼岸的格子，格子內趴著一位約人類拇指大小的少女。少女著比基尼。托著一臉乖巧的笑意。

她凝望少女，少女回望她。少女永恆地看著自己微笑。那樣的笑就只是笑本身，沒有任何添加物。她嚐過太多含有其他成分的笑容。

於是她耽看少女簡單的笑，也想讓少女多看看她。她讓少女趴在自己的掌心，幾隻手指輪番撫觸少女的身軀和笑容。

離開那個不認識的同事的位子時，少女在她的手心裡，跟著她一起遠行。

離開公司時，少女在她的包包裡，和兩支被拔下來的鞋跟，磕磕碰碰。

這座城今天迎來新的居民。一位趴著的比基尼少女。比基尼少女湊在游泳圈男子身旁。他們神色慵懶，好像凡他們所在之處，就是海與沙灘。他們不會理會恐龍的垂視，和包藏的利齒。

事實上，每一次夕陽之後，晨曦之前，這座城都會迎來新的居民，或擴增一棟新的建物，或積累一些雜什。城每一天都在長大，然而城的起源卻不可考。如果每一天新

來的居民都對身邊的人物提問，身邊的人物又向各自附近的人物探問，疑問便像病毒擴散開來，籠罩所有像每一日陰蔽全城的暗影。

這座城，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從哪一棟建築或哪一人？  
這座城，每一天都多一些，又要多到什麼時候，多到

什麼程度？

不可考。他們以靜止抵禦萬物，卻也是靜止使他們無從提問。無法議論。無法質疑他們的神——每一天為他們帶來光照與地動，每一天為他們安排新的物事。每一天，他們的夥伴多了一些，集體的沉默就更沉了一些。

在這共同的沉默中，比基尼少女也許有些無所適從，也許不。她的世界從恆溫空調和三面高牆，忽然落降到這擁擠的，周身皆與自己同質的城。她的瞳孔從每天反映日光燈管，到現在，她的位置讓她只能十分貼近地細數游泳圈男子的腹肌線條。

比基尼少女不言說。男子亦是。恐龍的銳齒隱約卻不曾撕咬誰。

他們任憑時光，任憑神。

搭尋常的公車換捷運，抵達整座城裡唯一買得到鞋子的地方。她在A4大尺碼女鞋店門口，被關在鐵門外。門上飄搖一張A4暫時歇業公告。

那會是她第一次找到收容自己的地方。店不大，仍然使她在不經意的回身之間，碰歪了架上的鞋。但當她將鞋

子扶正，或揀起端詳，她近乎感激地發現，有幾隻的尺寸居然能讓她擺到地上，直直伸進多肉的腳，沒有侷促地被革履完整包覆。

那是她在百貨公司櫃位，或在街區內的小店，無論如何都做不到的事。只換得店員一張抱歉的臉。

「要不要試試看一雙？」大尺碼女鞋店的店員會這樣問她，彷彿她和那些在百貨公司和小店裡頭隨性試鞋的女孩無異。那些女孩可以將看上的包鞋、魚口鞋、牛津鞋、涼鞋，輕輕往地上拋，輕輕踩進去，從地上的鏡子端詳自己裸出細小的足跟和踝骨。

那些女孩之一，是至今出社會許久許久，三十好幾了，仍然和她聯繫的高中時代校花同學。都是校花約她，她便隨同。校花在每個階段迷上城裡不同街區，隔一段時日便換穿新的風格。校花試衣服和試鞋一樣隨性，或說是，自在，完全符合女性服飾小店的潛規則—free size。套一件雪紡紗，兜一套洋裝，校花在�不同衣物裡自由穿梭，如同在小店小空間裡四處拂過衣架和料子，恣意停留在喜歡的那件。

最近一次，校花的指尖停在 oversize 上衣。新潮流。校花盯著試衣鏡中隱沒於衣布的自己，彷彿穿著一襲風。風將校花的眼神吹向她。兩人在鏡裡相望。

「這妳可以穿吧，」校花一面褪下，一面遞到她手上，  
「比較大。」

「對啊都試試看啊。」店員慫恿。

她捧進更衣間。店員和校花都愣住了，沒有人試  
oversize 還要躲進更衣間的。

她的身體幾乎填滿整個更衣間。脫下成衣店買的最大尺寸男性 t-shirt，更衣間布簾攀上她的背。熱絨絨地，無數隻小小的指尖撫觸。那些小手在她頸間擰出一滴汗，滑過該是鎖骨但不見鎖骨的位置，落進胸裡。她試著稍微前傾，想和布簾分隔，而終究是，布簾蛇貼著她，她的身前墜入鏡子冰涼的折射空間。她熱熱的身體緊緊揉著鏡子裡冷冷的自己。

不得動彈。沒來由地，她的喘息加重，在鏡上呼出一小叢一小叢雲朵。雲朵一下覆蓋自己，一下又讓她過於清晰地檢視自己。

「小姐可以嗎？」店員的聲音，一簾之隔，卻依稀如他方。

她拉開布簾。身著原本的最大號男性 t-shirt。面前站著更加遲疑的店員和校花。沒有人試一件 oversize 要十分鐘的。

離開店的時候，校花手裡一大袋，她手裡一小袋。校花不曉得而店員不在乎的是，那一小袋的 oversize 上衣，她連頭都過不去。

如今她連最熟悉的大尺碼鞋店都進不去。少了根的鞋子在腳上嚙出了痕。她只得搭不熟悉的公車和捷運，來到不熟悉的大賣場。廉價皮鞋區。各色鞋盒堆成一棟棟塔樓，她的視線沿著塔樓邊緣的數字攀爬。五號、五號半、六號

……數字停在七號半。或換隔壁一棟，數字停在八號。那麼多雙鞋築起的城裡，她找不到一盒可以安放自己。

沒有 size。

「恐龍！」

忽然一聲叫喊使她回身。

回過身，她看見學生時期成排成列的課桌椅。她坐在課室最後方。國文課教到「忽有龐然大物」，她抬頭，前方所有黑色後腦勺全轉過來，一對一對眼神排山倒海而來。後來她收到一張座位表，有人在她的格子寫下恐龍。也有其他人的格子被寫了醜女和胖妹，但她連女或妹都不是。想修改卻連修正液都乾了，她向校花要。校花從她手裡抽起座位表。

「這又不是要做什麼用的，男生無聊在玩的。」校花轉身朝著群聚嘻笑的男生，撕爛座位表。他們笑得更厲害了。

她撿起散在地上的紙屑。校花的名字附近，眾人寫了美女，畫了許多愛心。校花自有撕爛座位表的本錢，有瞧不起男生的本錢。校花得意於自己的正義，她反而有些恨。

校花也有不必到大賣場廉價皮鞋區的本錢。

那聲恐龍來自孩童的尖叫。鞋區的對面是玩具區。

恍恍惚惚，又落於安然，還好不是曾經的誰在這裡認出她來。步出鞋盒之城，她緩緩往孩童坐著的玩具區走。

她蹲下來，靜靜望著地上鋪開一區微型世界，小孩坐在裡頭，是世界的巨人。

孩子的小手交給她一隻卡通化的恐龍，恐龍笑得像小狗。她深深望進那沒有雜質的笑。

而後小狗般的笑容便落進她的包包深處。

她在結帳的輸送帶上放了幾盒絲襪。儘管沒有一盒是自己的 size。經過出口的防盜感應，警鈴大作。她停下，回頭張望幫她結帳的店員，舉起剛結帳的絲襪，店員在遠方揮手示意。店員不曉得而她心裡有數的是，警鈴根本不是為了她手上的絲襪而響。

但她並不遲疑，轉身便離開沒有 size 的大賣場。

這座城迎來第二隻恐龍。和第一隻恐龍的具象和仿真不同，第二隻恐龍是卡通化的，沒有尖銳的鱗片與牙齒，笑起來像撒嬌的小狗。

第二隻恐龍與第一隻恐龍並不親近。牠們分屬不同區域。第一隻恐龍所在的街廓，如同牠自身的擬真，幾乎是此城之外的巨大世界等比微縮。房子，人物，用具，彷彿只要通過某種可以放大的物理轉換，這些存在便能成為巨大世界的存有，並且融入該世界的運轉。

然而第二隻恐龍卻不在那樣的區域裡。如同此城的起源不可考，此城的邊緣，亦有一區無從考證的暗角。說是暗，並不準確——那一區甚至可說是此城最光燦的地方。在那裡，樓房的磚是扁方盒。樓的高度由扁方盒堆疊的數量決定：平房大約是三到五個方盒高；高樓則層疊十個方盒以上。方盒多彩，紅、藍、黑、灰、紫、棕、黃，各種

色系彩度具足，在不同樓間隨機排列。一方有限的小街廓便幻化出無限的色。

不同於擬真街區的擁擠，扁方盒區街衢疏空。第二隻恐龍站在十字路口，四顧道路都不見盡頭。

第二隻恐龍仍然微笑。扁方盒的霓彩在牠淺綠色的皮膚上，穿戴成一層斑斕的鱗片。

每次讓小物落進口袋或包包時，她總感覺墜落的是自己，彷彿掉入誰的包覆裡，微小得不會被任何一隻眼睛看見。

微小得可以輕易滑進一雙鞋或一件衣服。可以套上任何一雙絲襪。

平時絲襪也是在大尺碼鞋店一併買的。這次大賣場買的只能勉強拉到小腿底部，不消多久就從中繃裂。一盒一盒地拆，一雙一雙地毀壞。

她悻悻回過神來，發覺又到了該上班的傍晚。她拉開紗白窗簾，讓夕陽直直曬進房內那一方長在地上的城。她的小物之城。她踮起赤裸的腳，伸進樓房間的空隙，滑進兩隻動物嬉鬧的中間。某一隻腳趾的皮膚親親擦過這兩天新來的小恐龍和比基尼少女。

她閃不過便利商店貨架和公司隔板，套不進大部分店裡的鞋子，但每一天，她總能閃過那小世界裡每一個小造物，踩進比鞋子還小的空間。那讓她感覺輕巧。盡量不去確認是否為錯覺。

然而她終究得離開那座城，踏進沒有跟的鞋。回望之

時，她看見城中最高樓頂端，一名男子朝她揮手。

沒有跟的鞋，踉踉跄跄負載她，在一日盡處，又來到無光的辦公室。

手機先於她格子的檯燈亮起。校花來訊：想再去上次那間小店逛逛，妳上次買的那件穿起來如何。

是走多了路，還是因為沒有絲襪，在看見訊息的同時，腳上的磨傷格外燒灼。她沒有坐進位子，而是到公司樓下便利商店買貼布和藥。隔著貨架，對面一對男女。不知怎地她壓低自己，眼睛躲在罐裝洋芋片的間隙。男人和女人的聲音交換：試試看這新的，好像太薄，這個呢，有顆粒，哎唷不要挑這麼久好奇怪，走了啦。聲音越遠越交纏。

她繞到男女站過的位子，垂望他們會觀看的貨架。

特薄顆粒螺旋三合一，緞藍色的盒子，她拿在手上，

而後一個瞬間，就掉進她脅下包包的開口。

她則倏忽掉到十多年前學校女廁，和校花一起站在水槽邊。校花在鏡裡補妝，她看見校花背後，白色制服襯衫透出桃紅色內衣。

校花早就盤算好了。前一天放學，校花塞一包纏了緞帶的餅乾給她。「等等我們一起走，妳幫我交給那男的，妳知道的吧。」她點頭，曉得校花最近和一個外校男生走很近。但為什麼不自己送呢。她想問但終究沒問。校花和她才剛踏出門口，那男的便在路樹下舉起了手。她直直往男孩走，校花早在她身後停下腳步。男孩揮手。她知道男孩是朝她身後的人揮手，但揣著小禮物，往男孩走去的幾

步路，在人群推擠眼神閃動之間，她偶爾錯覺男孩是和自己揮手。

第一次有人在校門口等待自己。第一次有男生朝自己揮手。

隔天她和校花在水槽邊，才明白那包餅乾裡頭有信息。校花要男孩趁今天期中考後校園空蕩的傍晚，翻過側門的死角，走活動中心的後樓梯，直抵頂樓儲物間。校花會把一路上的門都開好。

和男孩約定的時間之前，她和校花在廁所裡，望著校花描完最後一點唇角。抿一抿，細小的啵啵聲，彷彿紅的嘴唇呼出紅的泡泡，泡泡淌出紅的汁液。校花全身散出她從未見識過的氛氳，她說不上那是什麼。

直到校花收口紅時，從化妝包掉出一塊扁方盒。她才忽然明白。

校花坦然，瞥了她一眼，便彎腰拾起。「女生要保護自己，」盒子被塞進化妝包，「哪天妳有了誰，也要自己準備。」拉鍊合上，校花側過臉龐，在鏡裡和她直視。

鮮紅嘴唇朝她拉成一彎微笑。

那微笑忽然讓她感覺墜落。像毫無重量的扁方盒，落在剛硬的磁磚地上，空蕩而輕巧的碰撞聲在體內迴響。

校花早就盤算好了。她難免想自己也是其中一部分。畢竟，校花不會和排名第二的女生好，不會請那個女生送餅乾。排名第二，那又是另一張班上男生做的排行榜，從身體各個部位到五官，一項一項給分。上課時傳到她座位，

她瞟到校花榜在榜首。不再往下看，直接揉成團往座位後方的回收箱丟。四周竊笑湧起。還以為像校花那樣對待這些紙張，就會有校花的坦然。

當然並不。就如同她不會有校花那樣收妥扁方盒同時還能叮囑他人的坦然。校花轉進廁間。

她盯著留在水槽臺上的化妝包。

她聽見校花在廁間，衣服的窸窣。

她聽見水槽臺上，自己的手捏著化妝包拉鍊，一格一格咬出開口。開口的暗影裡，方才落地的小紙盒閃著紅色炫光。

她聽見自己制服底下，白色的心跳。遠遠地，廁間浮盪沖水聲。

她往開口探進手指。炫光紅盒子落入她闔黑的百褶裙口袋。

她落回十多年後，公司樓下的便利商店。那對男女還在排隊，店員忙著找網路購物的貨品。

她沒買藥和貼布，在店裡所有人的身後，跟著磨破皮的腳步離開。包裡多了一個又輕又沉的，特薄顆粒螺旋三合一緞藍色紙盒。

雖然一天的班才剛剛開始，她卻忽然很想趕快下班。她想回家，看看那位坐在頂樓揮手的男人。她很清楚，那揮手是確確實實朝著自己，而不是她身後的誰。當然，她也要把緞藍色盒子放進城裡的紙盒區。那一區，好久沒有新的磚頭了。

這座城第一次面臨天災。扁方盒街區無預警坍塌了。

如同城的起源難以考據，對城裡所有居民而言，天災的發生也無從追究。然而，或許並非不可考，而是被凝結的每一個造物，只能停留在自己。事實上，從卡通化恐龍的塑膠眼的映照，多少可以看見事情的端倪。

本來應該如同尋常的每一天，這座城會擴增新物或迎來新居民。這一次，新增的是扁方盒街區的房磚。其中一棟高樓上，多加一塊緞藍色的磚。

通常這座城每日的擴張工程，就會停在這了。但今天有些不同。如果將卡通恐龍的塑膠眼代換為監視錄影機的鏡頭，就會記下那畫面：扁方盒樓房的參差之間，一雙眼睛無限逼近。

彷彿尋找什麼似地，那雙眼睛一盒一盒地端詳邊上的數字。那些數字記載扁方盒的製造年月和到期時間。眼睛梭巡，一棟又一棟。直到一組十多年前的數字。紅色炫光的盒邊。

巨手伸來，夾住盒子兩旁，猛地抽出一高樓傾倒，擦撞隔壁樓房，隔壁樓房推擠四周樓房一曾經規整的街區，棋盤格式的道路，方矩的高樓矮房，僅僅只是少了一塊炫紅色的磚，便崩倒塌陷。一切墜毀，方盒之磚飛散到城裡的其他街區。撞歪了萬古名城，打亂了微縮廚房的擺設，小火車被擊出原本的路徑，橫衝進比基尼少女和游泳圈男子之間，男子吊在泳圈外的腳踢倒了那隻具象仿真恐龍。

而扁方盒街區的卡通恐龍，在被成堆的磚瓦淹沒之前，眼睛錄下最後一個畫面：那雙抽出盒子的巨手，將放了十多年的炫光紅磚拆解開來。

回家的路上幾乎是跛的。足後跟，腳底板，趾頭尖，不是起泡便是掀起一層一層白色的皮。

得穿絲襪才行。一開始只是這樣的念頭而已。但為什麼，沒留意地翻出十多年前校花化妝包裡的紅色紙盒。還因而把經營許久的城都弄亂了。許多紙盒塌亂的瞬間，她忽然聽見校花的聲音，迴盪那句話，要保護自己。

她也需要絲襪保護自己的腳。

她不記得期中考夜晚過後，校花如何，有沒有和自己說過什麼。倒似乎有些印象，是有一陣子校花沒來學校，而且直到畢業，她都沒再看過校花的制服透出那件桃紅色內衣。

今晚校花傳給自己的訊息，還沒點開。那件 oversize 上衣，攤在床邊地上，成為每天下床第一個踩到的質地。她想下一次和校花見面，再去那間她無從試穿的 free size 小店之前，要先讓自己縮小才行，小得可以塞進那件上衣的衣領。

但如何能夠呢。

如何能夠走在公司的隔板間而不碰落各式玩物；如何能夠不在便利商店的倉庫和收銀臺裡不使空間侷促；如何能夠輕鬆套進便利商店的制服、oversize 上衣、大賣場的

鞋和絲襪。

如何能夠在座位表上被人畫愛心，在排行榜上位居前端，在校門口吩咐另一個人幫自己送餅乾。

如何能夠把扁方盒收進化妝包。她從來沒有機會把炫紅色的方盒收進自己的化妝包，她只是從期中考傍晚之後，一週兩三天地到不同便利商店，把其他顏色的方盒收到自己的口袋裡。

那麼小的化妝包，那麼小的扁方盒。後來她感覺扁方盒的顏色開始重複，就轉移到其他架上的盒玩。當然從沒結帳過。從貨架直接帶回家，拆開後發現小小盒子便收攏一個世界。

那麼扁方盒裡又收了多少的小物呢。

她拆開過期十多年的炫光紅盒子的塑膠封口。打開紙盒。拉出三個單位為一串的鋁箔包。拆開鋁箔包，捏出油油滑滑的圓圈。

圓圈和鋁箔被她握在掌心裡搓揉。

汁液像牽成細絲的唾沫滴落小物之城。

輕微拉扯圓圈口。她不禁想，要縮得多小，才能塞進這樣的洞穴裡。

要縮得多小，才能穿進尋常尺寸的絲襪。

明天上班前一定得穿到絲襪才行。

只是想穿絲襪而已。一開始只是這樣的念頭，卻怎麼，持著塑膠圓圈，將洞口繃得更大一些時，她看見自己的腳趾緩緩往洞口靠近。

然後腳趾向整座她偷來的城靠近。

後來，這座城不再有夕陽。

扁方盒街區的每一塊磚都攤開了。那時人們才知道，原來磚頭不是實心的，每一塊磚裡只空蕩蕩地擺著三個薄薄的鋁箔。每一包鋁箔都撕裂了。鋁箔滲出油滑液體，漫漶整座城。所有人與物事都被液體托起，隨機滑動。

這座城沒了夕陽，卻因為造物的動作，反而像啟動了時間。

夕陽消失的同時，往常那日復一日震盪城裡的巨大雙足，也不再出現。通過扁方盒的坍塌，這樣一場屬於這座城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災害，就此終止了這座城的凝滯。在

物事流動的城裡，所有造物彷彿都有了生命。他們忽而靠近，忽而遠離，緩慢而近乎宇宙裡細碎塵埃的飄移。整座城是一場延伸到時間盡頭的漫長滑冰。靠近的時候，像彼此交換祕密；遠離的時候，像獨自尋找祕密。

祕密是關於，幾乎和災害發生的同時，和夕陽消失的同時，這座城迎來一位新居民。新居民的模樣，所有人都聽說過，但從沒有人真的見過。儘管大家都終於能移動了。他們只能在每一次，因為液體的托載而和誰靠近的時候，交換那些聽說：聽說是女人，聽說是從巨大世界縮小進來的，所以和一出廠就被固定姿勢的我們不一樣，身體自由許多，可以鑽進一些小空間，可以爬到最高樓的頂端，可以抵達我們誰也到不了的地方。

像幽靈一般。型態為幽靈的小物這麼說。

不，是像人類一般。型態為人類的小物和靠在自己臉上的幽靈小物這麼說。

兩個彼此靠近的小物一旁，那隻在災難中被推倒的仿真恐龍，維持倒在地上的姿態，緩緩漂過他們身邊。液體漸漸將牠送往那個已然坍塌而不再光燦的，從前的扁方盒街區。聽說被送到那邊去的，都不會再回來。因為那裡，除了崩塌的紙盒和成堆的鋁箔，還有無數個塑膠套子。那些塑膠廢料會網縛所有飄零到那裡的造物。像是那隻卡通恐龍，被淹沒在盒子堆裡，再也沒有人見過牠。

城裡的居民都轉了過來，靜靜看著仿真恐龍往黑洞般的扁方盒街區漂流。在永夜的世界裡，湍流液體的道路散發銀河般的微光。這座城所有居民都能移動了，但移動一如曾經的靜止都不為他們所能操控，因此無能阻止城裡的夥伴被送往闖黑的廢料地帶。揮手的男子兀自揮手，游泳圈男子仍然躺著，比基尼少女永恆地笑。他們目送消亡。恐龍經過所有人的眼光，沒有掙扎。

他們任憑流液，任憑城。

小說組 優選獎 〈小物〉評語 / 陳雪

作者以一個微型世界的高低錯落展開書寫，描述身形肥胖的女子日常生活的種種不易，文字細膩，意象生動，描寫極為動人，小說中不斷以人與物的關係來象徵主角在職場、或在人際互動中與人的疏離，不被接納，與其內心的孤獨，這龐大的孤獨被化約成最小單位，最後即使連微物世界也逐漸傾頹，無法使她容身，變成了一地的傾頹與悲傷。



